

70

征途如虹

纪念海南解放70周年特别报道

A11

海南日报

2020年4月3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陈彬
主编：陈奕霖 美编：陈海冰

本报记者 习霁鸿

同心夺取新胜利

谁为了人民的利益，人民就会拥护谁。谁有了人民的支持，谁就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大水村村民云惟山说，当年的大水战斗中，全村人都参与了进来，为琼崖总队提供吃、住，帮助琼崖总队捡弹壳。在国民党撤退后，村民又立即出动，为牺牲的战士下葬。

在当地百姓的支持下，琼崖总队鏖战5天4夜，击毙敌军400余人，有力地反击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保卫了琼文抗日根据地。可以说，这一场战斗，是军民同心抗敌的成果，是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共同书写的革命诗篇。

78年过去，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大水村创建了文明生态村，硬件设施提升了，村容村貌更美了，村民的日子也“芝麻开花节节高”。

当下，海南正处在建设自贸港的重要时期，脱贫攻坚也到了攻城拔寨的最终时刻。我们唯有继续保持党群连心、万众一心的优良传统，心朝一处想，力朝一处使，方能打赢脱贫攻坚的最后一役，加快建成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旧址今朝

和父亲接续看管纪念园63年，他是管理员，是讲解员，更是守护者
云惟山：我给烈士做伴

本报记者 习霁鸿

大水战斗革命烈士纪念园位于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大水村，总占地面积5328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除了居于中间线上的纪念碑外，两侧还各有一座高约7米的六角纪念亭。纪念碑的背面，左右两侧分别是原琼山县委书记欧修德烈士和琼总第一支队副支队长黄大烈士的陵墓。

每天早上，67岁的大水村村民云惟山都会准时来到大水战斗革命烈士纪念园，打扫卫生，清扫落叶，清除杂草。他是纪念园里唯一的管理员，因此，有人来参观时，他还担任接待员和讲解员的工作，为参观者讲述他已不知讲述过多少遍的战斗故事。

他的父亲云大丰曾在革命年代当过我的地下交通员，还在战争中负了伤。大水战斗中，由于云大丰的祖屋处在交通要道，于是被琼崖抗日

独立总队选用为临时指挥部。

如今，云家那间有着200多年历史的正屋已经倒塌，只留了一地的石块作为历史的见证。“原先这间是伙房，我奶奶就在这里给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的战士们烧饭。”背对着正屋的石块，云惟山指着面前另一间旧屋子说，伙房的屋顶后来曾找人修过，其他方面则与当年并无二致。

1957年，大水战斗革命烈士纪念园建成后，云大丰主动承担起了

义务管理的职责。2002年，云大丰去世，当了一辈子农民的云惟山子承父业，继续担任大水战斗革命烈士纪念园的管理员。

和父亲接续看管纪念园63年，云惟山对这里的一切都熟稔于心。“我老了，扫地越来越慢了，腿脚也没以前利索了。”云惟山抱着自己的扫把，似乎把整个身体挂在了上面。“但是我还想继续在这里，给烈士们做伴。”他说。

(本报海口4月2日讯)



位于海口三门坡镇大水村的大水战斗革命烈士纪念园。



大水战斗旧址。本组图片由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H 琼崖革命遗址寻访

大水战斗：反击琼崖反共逆流

本报记者 习霁鸿

“我父亲云大丰是(大水战斗革命烈士)纪念园的第一代管理员，他2002年去世后，我接了他的班，继续为革命烈士们扫墓。”4月2日上午，在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大水村的大水革命烈士纪念园里，67岁的管理员云惟山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这是一座始建于1957年的纪念园。穿过婆娑的椰影，拾级而上，迎面就是总高10米的大水战斗革命烈士纪念碑(以下简称纪念碑)。纪念碑坐北朝南，呈梯形方体，“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红色大字刚劲有力。

海口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科主任科员周琪雄告诉记者，发生于1942年的大水战斗是琼崖抗日独立总队(以下简称琼崖总队)和琼崖国民党顽军的一次主力决战，其规模之大，战斗之惨烈，战斗时间之长，在琼崖革命斗争史上是空前的。

枪声就是命令

两个支队联合围剿敌军

1939年6月，新任广东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吴道南来琼，推行蒋介石的反共政策，破坏琼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公然宣布琼崖特委、独立总队为“逆党逆军”，叫嚷要“先倒共后抗日”。之后，国民党屡屡挑起事端，琼崖特委从抗战大局出发，数次尝试沟通，均以无效告终。1940年12月15日，美合事变暴发，以此为开端，国民党顽固派肆无忌惮地掀起了反共高潮，多次围攻我琼文抗日根据地。

1942年1月17日晚，国民党琼崖守备副司令兼保安团第七团团长、少将李春农亲自率领该团第二营及团直特务连、保六团第九连和500名民夫，从潭文出发，乘夜行军，经三江乡，向文昌县锦山乡(今文昌市锦山镇)海边进发，接运军用物资。

得知这一情报后，琼崖抗日独立总队总队长兼政委冯白驹命令第一、第二支队在敌人归途上分头截击。

“枪声就是命令”。冯白驹部署战斗时表示，无论哪个部队发现了敌人，都可以发起攻击，其他部队必须循枪声而去，协同作战。

24日拂晓，在大水溪冲湖桥边，琼崖总队第一支队与敌军之间的一声枪响，吹响了攻击的集结号。很快，二支队也赶到了，两个支队联合围剿敌军。李春农骑马逃窜，被第二支队七中队机枪手黄可则当场击毙。

在琼崖总队的猛烈攻势下，敌军边打边撤，一路退到了大水村，以

相连的5间民房做掩蔽工事，躲避琼崖总队的枪火。云惟山说，这一家的主人相对富裕一些，屋子多，还有围墙，所以国民党军就选中了这里。

大水村有东、中、西3个村，敌军被琼崖总队的火力压着打，不得不退守东村和中村。

围堵压制敌军
强攻不得改围困

“我们家是堡垒户。”从纪念园的后门，顺着坡道往下走数百米，云惟山带着记者来到了一处残垣面前：“这里就是我家的老房子，也是大水战斗时琼崖总队设的临时指挥部。我的奶奶当时就住在这里的战士们提供吃、住，照顾他们的生活。

云惟山说，这间房子已有200多年历史，年久失修，后来便坍塌了，云家后人心理念着琼崖总队，没有人动过坍塌后的一砖一瓦。

云家的数百米外，是敌军当年被围的5间房屋。主屋基本还保持着原貌，伙房的墙壁却已经断了，屋顶也塌了一半。云惟山说，被围3天后，国民党带的水喝完了，便在第一间和第二间屋子间挖了一口井，“没想到井里不出水，他们不得不派出一支敢死队外出找水，结果就被我们的战士击毙了。”

根据战场形势，琼崖总队拟定了两个作战方案：一是趁敌立足未稳，进行强攻；二是围困。首先执行第一个方案。敌军甫一进村，琼崖总队就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敌军也集中火力，死命堵截。密

集的子弹打得泥土四溅，砖瓦横飞，眼见正面难攻，琼崖总队遂转变思路，用木梁撞、铁锤砸，把敌军躲避的房屋墙壁砸开了一个个洞，逐渐接近敌人，杀了敌军一个措手不及。逃窜的敌军被压缩到了东村。

东村和中村之间隔着一块开阔地，琼崖总队缺少攻坚武器，若强行通过开阔地进攻，则毫无掩护，势必伤亡惨重。

琼崖总队的战士们临时砍了許多竹竿，又号召群众送来了大批稻草。琼崖总队在稻草上浇上煤油，正准备用长竹竿将烧着的稻草扔向敌军，偏偏天公不作美，这时突然刮起了朝向琼崖总队的东北风。无奈之下，琼崖总队只好作罢，执行围困的第二个方案。

琼崖总队没有料到，敌军随军带着一部无线电台，早在被围之时就已经通过无线电台发报求援。

在敌军被围的第三天，敌人援军一批接一批地赶到了。

激战5天4夜

保卫琼文抗日根据地

1月26日上午，敌军一个加强营赶往大水村，企图撕开琼崖总队的包围圈。琼崖总队第一支队三大队奋起迎击，鏖战半日，敌人被打退。27日，敌军保七团副团长董伯然率保六团及保七团一部赶来增援，双方又激战了整日。

战斗连日未决，附近的百姓纷纷赶来劳军。云惟山说，大水村家家户户都给战士们送吃的，外乡的百姓也都闻声赶来。他们挑着榔

子、糍粑、米粽、甘蔗等食物，冒着枪林弹雨来到前线，把食物送到琼崖总队每位战士手上。

由于弹药紧缺，琼崖总队将兵工厂也搬到了河畔。支前群众在战场上把打落的子弹壳捡回来，送到兵工厂，工厂换上火药，安好弹头，又由群众送回战士手中。

28日，国民党琼崖守备司令王毅、监督专员吴道南一齐到前线督战，并增调保六团三营、叶丹青游击队，以及琼东、定安等县的反动游击队3000余人前来救援。

琼崖总队立即调整部署，调集两个支队2000余人投入打援。

“这一天的战斗达到最高潮，双方展开拉锯式的争夺战。”周琪雄感慨道，敌人压上来，我们便后撤；敌人还未站稳脚跟，我们又反击。一侧阵地被敌人撕开，另一侧的部队便迂回伏击……

28日，双方激战到了黄昏，此时，琼崖总队一众战士已经连续战斗了5天4夜。此时既要打援，又要打援，弹药消耗大，难以持续作战，为了保存实力，琼崖总队主动撤退。

大水战斗中，琼崖总队虽然未能达到全歼顽军的目的，但是，李春农被击毙，董伯然被打伤，李紫明部被围困了5天4夜，毙伤敌军副团长以下士兵共四百多人，使国民党军损失惨重。不久，李紫明被撤职，国民党军政官员吴道南、文乃武、林荟材、杨永仁、冯熙周等也先后被撤职或调离琼崖。这次战斗，有力地反击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保卫了琼文抗日根据地。

(本报海口4月2日讯)

H 海南解放英烈谱

黄一青：带病工作到最后一刻

本报记者 习霁鸿

黄一青，1907年出生于海南文昌县清澜镇陈家村一个贫穷农家。

23岁时，黄一青追随父亲的脚步赴马来西亚谋生。他白天协同父亲捕鱼，晚上入夜校读书，接受进步思想熏陶，并加入了马来西亚共产党。

次年，黄一青从马来西亚回到文昌，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走村串户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破坏敌交通设施。1932年，中共文昌南区区委成立，黄一青被任命为区委书记。

国民党反动乡长林树农独霸一方，不择手段捕杀革命家属，黄一青摸清楚他每逢集日都到市场收渔利，遂带领两位同志装扮成卖鱼的渔民进入清澜墟市场。只见林树农大摇大摆地来到市场收利。瞅准一个机会，黄一青迅速从鱼篓底下抽出短枪击毙了林树农，为民除了一害。

林树农被处决后，接任乡长的陈森变本加厉地陷害革命同志和革命家属。黄一青同文昌县委书记刘炎喜又设计伏击了陈森，一枪毙命。

1935年，黄一青接任文昌县委书记。后来又被选为琼崖特委委员。特委派遣黄一青到琼东县任县委书记。他一到琼东县立即开展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工作，经常晚上走村串户寻找革命低潮时失散的党员，发展新党员。

当黄一青了解到在偏远的海边岭村里有一个支部还没有恢复的情况下，立即带领几位同志下到岭村去调查。不料原党支部书记已叛变，暗地里引来敌人将黄一青居住的房屋包围起来。幸而被黄一青发现，突围逃脱。经过艰辛的恢复和组建工作，至1938年底，琼东全县建立起振南、振北、振东、振西4个区委，90余个支部。

在抓紧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的同时，还抓紧恢复琼东红军游击队。1938年，他指示宣传部长陈求光带领一支30余人的红军游击队和40名青年到云龙参加了抗日部队改编。

为配合琼崖抗日独立总队袭击日伪军据点，黄一青多次带领根据地军民开展军事行动，破坏敌军的交通和通信设施。

1943年3月，琼东、定安两县合并为东定县，黄一青任宣传部长，后任组织部长。当时任县委书记的赵子民，是一位资历比他浅的年轻领导人。但黄一青不摆老资格，不以老领导自居，对年轻干部非常尊重爱护，热情支持他们工作，与赵子民合作默契。这时，由于积劳成疾，他的病情已相当严重了，但还带病坚持工作。组织上先后派人去照顾他，都被他拒绝了。1944年初，由于过度操劳，黄一青在东定县委驻地内洞山病逝，时年37岁。

(本报海口4月2日讯)



和父亲接续看管纪念园63年，他是管理员，是讲解员，更是守护者

云惟山：我给烈士做伴

本报记者 习霁鸿

每天早上，67岁的大水村村民云惟山都会准时来到大水战斗革命烈士纪念园，打扫卫生，清扫落叶，清除杂草。他是纪念园里唯一的管理员，因此，有人来参观时，他还担任接待员和讲解员的工作，为参观者讲述他已不知讲述过多少遍的战斗故事。

他的父亲云大丰曾在革命年代当过我的地下交通员，还在战争中负了伤。大水战斗中，由于云大丰的祖屋处在交通要道，于是被琼崖抗日

独立总队选用为临时指挥部。

如今，云家那间有着200多年历史的正屋已经倒塌，只留了一地的石块作为历史的见证。“原先这间是伙房，我奶奶就在这里给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的战士们烧饭。”背对着正屋的石块，云惟山指着面前另一间旧屋子说，伙房的屋顶后来曾找人修过，其他方面则与当年并无二致。

1957年，大水战斗革命烈士纪念园建成后，云大丰主动承担起了

义务管理的职责。2002年，云大丰去世，当了一辈子农民的云惟山子承父业，继续担任大水战斗革命烈士纪念园的管理员。

和父亲接续看管纪念园63年，云惟山对这里的一切都熟稔于心。“我老了，扫地越来越慢了，腿脚也没以前利索了。”云惟山抱着自己的扫把，似乎把整个身体挂在了上面。“但是我还想继续在这里，给烈士们做伴。”他说。

(本报海口4月2日讯)